

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六目次

空空

宋一

清辯

環省

贊寧

自詢

願昭

道榮

法齊

從朗

行滿

咸潤

師蘊

常省

卷之六

文肇

慶祥

皓泰

曇穎

脩巳

清簡

志蒙

德聰

契嵩

懷璉

重顯

義懷

了元

智禮

元照

譚禪師

繼忠

元覺

遵式

悟法師

祖韶

源禪師

守宗

元淨

德章

本如

坦禪師

痴海

子璿

清澈

智才

處謙

子鴻

智遷

梵言

善孜

了然

真淨

淨端

惟正

維琳

善本

資禪師

則全

崇福

正彥

僧印

良俊  
潛叟附

慧才

法英

義猷

義海

體柔

齊玉

惟鎮

守一

晉良

可齊

守卓

常利

法晝

慧元

戒禪師

正覺

淨源

景深

智明

道平

普能

繆道者

法如

如庵主

如哲

淨梵

惟尚

法寧

寶月

楚明

思慧

果昌

慧辨

有規

惟湛

從諫

妙源

梵卿

澄月

照伯

法濟

日益

淨曇

法達

立禪師

懷志

印首座

德週

法空

性空

道琛

道隆

普崇

法一

清了

法清

佛心

象禪師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誤

武林吳慧龍仲飛氏闕

空空

宋

清辯

清辯宣平人遺其姓氏得道於烏巖每乘虎下山乾德  
初創淨妙寺工畢其虎誤爲鄉人所殺後知爲辯師脚  
力自悔捨田二十畝入寺償之至今寺有償虎田

瓌省

瓌省溫之陶山人姓鄭氏稚齒出家棲心圓頓嘗閱楞  
嚴經文理宏濟未能洞了一夕夢口輪墮空張口吞之  
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嗣法永明傳衣  
表德開寶三年勅住寶雲寺學者臻萃法音大振未幾  
示疾忽現寶樹浴池省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言訖安  
坐而化

贊寧

贊寧德清人姓高氏出家祥符寺習南山律宗著述甚

尼時人謂之律虎。宋初徵入汴京爲僧錄。太祖行香至相國寺。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大喜，遂爲定禮。太平興國三年，太宗召對滋福殿，詔脩高僧傳三十卷。又著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至道二年示寂，歸骨龍井塢，謚曰圓明大師。

自詢

自詢號國一道者，傳法於了定。大寂禪師嘗然一臂供佛，雍熙初勅建受業寺，詢然身以報火滅舌根不壞。

願昭

願昭錢塘人出家保清院受業後叅靈隱清聳禪師發  
明心要衆請出世于秀州羅漢院上堂示衆曰山河大  
地是善知識時時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請僧  
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願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  
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願曰若到諸方分明  
舉似次遷杭之香嚴寺無疾示滅

道榮

道榮不知何許人淳化中居長隴院習禪定靈異頗多

時人稱爲羅漢既入滅人有見於壽昌五百應真位者  
今肉身留存

法齊

法齊發州人姓丁氏始講百法因明二論尋置講遊方  
受心印於廣法大師遂居長春稱第二世開筵聚衆隨  
機說法僧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什麼却不見佛齊  
曰不見卽道曰恁麼卽見去也齊曰城東老母與佛同  
生太平興國三年捨衆冥居至咸平三年示寂壽八十  
九臘七十二

從明

從明不知其所自出居蕭山祇園寺年踰百歲門嘗晝掩每誦蓮經羣鳥銜花匝座潘閻嘗謂之閉門不納

行滿

行滿。聶州南浦人。聞法石霜來游天台。棲華頂峰智者院。知衆僧茶竈。剽采埋名。人不能窺其際。居房檻外有一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寄生木必嫋嫋垂枝。時謂此樹作禮茶頭。或不信者。專俟滿出。則垂幹紛披。滿去則屹然。亭立更無搖動。雖隨衆食。少分而

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一日忽語人曰我當行矣  
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

### 咸洞

咸洞上虞人習天台教觀依錢塘會法師講遂窺其玄  
景德四年邑令裴煥請演教於等慈繼徙隆教永福法  
音所震聽者動以千計禪寂之暇頗以筆墨自娛有五  
洩山之學院十題編於綴英

### 師蘊

師蘊金華人初與韶國師結侶游方性滑稽出語諧謔

高達者多訾其任獨詔師然而識之語人曰蘊公痴任  
吾不測其邊際也因有疾求僧作懺悔文所誦過經文  
及密呪各論以幾百藏爲度始知其密持之不懈開寶  
六年無疾坐終闍維舌根不壞灰寒拾之如紅芙蓉色  
柔軟可憐或曰是僧別無奇異此物偶存耳乃重燔其  
舌隨同火色遲久還如蓮葉蘊生不言姓氏年齒人以  
貌取之則年八十餘矣

省常

省常錢塘人結淨行社於西湖刺血寫淨行品雕彌陀



像與公卿牧伯二十人比丘千餘人整心西向王文正公旦爲之首臨終唱佛來迎化後日地變金色移時始滅。

文輦

文輦永嘉陽平人得法明昭禪師楊駒之間決了疑滯旋遇天台韶國師唱宗一大師之道輦復諦受無疑不爲異緣牽轉嘗謂人曰悟入之緣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其屈伸之狀無變吾初見明昭乃若是今學玄沙又如是此所謂殊途而同歸今更取

佛經爲定量之。乃覽大藏經三遍。自是以來。道途無滯。太平興國三年。操斧自造木龕。巧結玲瓏。重攢題。漆號曰浮圖。入內。跏趺坐。自持火炬。誓之日。焚此業軀。供養十方諸佛。聖賢言已。發焰亘空。其烟五色。旋轉氤氳。猶聞誦經之聲。須臾始絕。觀者號泣。灰寒。收舍利。不知顆數。世壽八十有四。

慶祥

慶祥。杭人。姓祝氏。有辯才。多聞強記。受業於祥符寺。學南山律。兼通六籍史書。莊老百氏之學。撰高僧傳三十

卷淳化二年預史館集新書五年遷左街僧錄王內翰  
贈詩云詔脩僧史浙江濱萬卷書中老一身其爲時賢  
推重如此號曰九曲禪師

皓秦

皓秦河東人初叅琅邪邪問埋兵掉鬪未是作家匹馬  
單鎗便請一見秦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秦  
一坐具秦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  
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秦曰伏惟上饗邪拓  
開曰五更清早起更有夜行人秦曰賊後張弓邪曰且

坐喫茶後住安吉州天聖寺開壇說法僧問如何是佛  
泰曰黑漆聖僧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泰曰看牆如土  
色

曇穎

曇穎杭州丘氏子首謁大陽玄禪師便問洞山特設偏  
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穎曰如何體會  
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罔然遂謁谷隱聰禪師復  
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  
老僧卽不然穎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壑子

穎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曰：牡丹花下睡。鉢兒穎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耶？穎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穎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于忘心乃可也。穎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穎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穎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無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踰旨。隱曰：妙至是，亦抵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

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讓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纒頰歎曰：纒汝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後住潤州金山開堂說法，每以此爲提唱。上堂云：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一大藏。教是誰？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是誰？涕唾頰乃自唾一唾，便下座。

脩已

脩已杭州人，少與浮山遠公遊。嘗卓庵廬山佛手巖，後

至四明杖錫山獨居十餘載虎豹爲隣嘗曰羊腸鳥道  
無人到家莫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  
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已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  
人已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船船過海  
赤脚回鄉

清簡

清簡錢塘人姓張氏爲事孤潔時謂之簡潔嗣法歸宗  
柔禪師住明州天童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簡曰  
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簡曰達磨不可再來也脫居

雪竇而終塔於寺之東南隅。

志蒙

志蒙，婺人，不知得法之自。好衣錦繡，往來關關間，丐錢市猪首克饌，或伺所遺骨，終不能覩。因號猪頭和尚。凡言人災福皆驗。景德三年秋，忽往三衢，郡人遮道留之，不可抵衢之吉祥院。浹旬，需湯澡澣，自述偈曰：古貌昂藏法中之王，猪頭千箇不把片嘗。陶其真性，吾是定光端坐而化。越七日，異香滿室。後寺罹火，殿宇煨燼，而真體巍然獨存。賜謚慧通大師。



德聰

德聰姑蘇張潭人。初入杭州慈光院。受具戒於梵天寺。叅請諸方。密契心印。太平興國三年。結廬余山之東峰。有二虎爲之護。名大青小青。行則隨侍前後。有禪者造之。見掛一書梁間。問之曰。此佛經也。問嘗讀否。曰。如人看家書。既知之矣。何再讀爲。嘗曰。古人貴行。吾何言哉。其他問者。皆默不對。天禧元年七月。趺坐而逝。閱月。貌如生。葬余山峰後。遷於南嶺。聰嘗住超果寺。慶依尊者。自杭州奉觀音像來。聰預告衆曰。三日內當有主公至。

及期果然，今起果奉爲開山祖師。

莽嵩

莽嵩，藤州鍾津李氏子。嗣法洞山，住杭之佛日庵。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又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輔教編，進之。仁宗皇帝行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嘉。賜號明教大師。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關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

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  
之左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於世

懷璉

懷璉漳州龍溪人姓陳氏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  
字泗州卍角圓頂篤志道學一日洗面潑水於地微有  
省發卽慕叅尋遠造泐潭投機印可師事十餘年去遊  
廬山爲圓通訥禪師掌記皇祐中仁廟詔住淨因禪院  
召對化城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又  
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璉問答

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帝不允。宣諭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與佛法。速復以頌謝。帝遣中使賜龍腦鉢。速謝恩畢。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帝嘉歎不已。治平中。再上疏乞歸。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放歸林下。速旣渡江。初住西湖。受請居四明。阿育王寺。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閣。其碑文則蘇子瞻手筆也。嘗上堂示衆曰。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拈杖曰。這箇不是物。卽今現形也。且道月在什麼處。良久。

日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

重顯

重顯字隱之，遂寧人。少依益州普安仁銑爲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沈荆渚間。嘗與谷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爲苦行韓大伯所笑而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與客語，爾乃敢慢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爲友，遂捨去。徧參諸方，語多不契。後至復州北塔，祇

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之孫也。知見高學。者莫能  
違其機顯。俊邁。昨愛之。遂留五年。盡得其道。將游靈隱。  
與曾學士。遇於淮上。曾曰。靈隱珊禪師。吾故人也。以書  
薦顯。顯至靈隱三年。陸沉。旅中。俄曾奉使浙西。訪顯於  
靈隱。無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床。歷物色求之。  
乃至。曾問向所附書。顯袖納之。曰。荷公意。勃然行。跽人。  
非督郵也。曾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江翠峰虛席。舉顯  
出世。後住明州雪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  
集。座下號雲門中興。顯嘗經行植杖。衆衲環之。忽問曰。

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這僧  
邪。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卽說。顯熟視  
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管地也。於是令搥鼓。衆集。顯  
曰。大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  
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升  
座。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  
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  
匣。神光射斗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寶劍難求。便下座。一衆  
大驚。暮年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

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柰何。餘激揚宗旨妙語，徧叢林。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

義懷

義懷，溫之樂清人。世以漁爲業。兒時坐父船尾，漁得魚付懷，懷輒放之。江父怒，笞詬，甘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依景德寺。天聖中，試經得度。懷清灑，行步遲緩，衆中望見如鶴，在鵝羣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井，拊懷背曰：臨濟德山去。懷初未喻，問者宿者宿曰：汝其當宏。



禪宗乎行矣。勿滯於此。懷遂東遊。至於翠峰。翠峰衆感。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曰。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爲肖已。先使慰撫之。懷乃敢通門人之禮。然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幻出樓閣。四事成就。晚示疾。將化。弟子智才問。卽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豎拳示之。遂倒卧。推枕而寂。崇寧中。勅謚振宗大師。

了元

了元佛印禪師，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鬢髮覆眉，鬚犀盈口，稍長，風骨秀拔，有異常見。發言吐論，皆詮經史，閭里先生目曰：神童。年纔舞象，名擅雕蟲，咀嚙典墳，笑談今古，捨俗試經，圓具感悟，有如夙習。遍詣諸方，契機開先法席，出爲宗匠，辯才無礙，肆口而談，無甚般若，名傾朝野。神宗賜高麗磨稍金鉢，以旌其德。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至，元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作甚麼。東坡曰：暫借和尚四大爲坐榻。元曰：山僧有

一聞居士若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輪腰下玉帶承裏  
號欣然曰請道元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  
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居  
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元却贈以雲山衲衣後東坡守杭  
請居聖水寺次徙靈芝兩處開筵說法學徒輻湊元性  
滑稽每以諧語接人時有殿巖王親父請元說法元升  
座唱曰此一辦香爲掃烟塵力士護靈界天王殺人  
不貶殿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大喜以其久卽多殺  
人也東坡貶惠州時元致書云子瞻賢高材遠放寂寞

之濱。權臣忌子。瞻爲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尋取本來面目。子瞻讀書萬卷。而未知性命所居。不可謂之聰明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後莫知所終。

智禮

智禮字約言。姓金氏。鄞人。自幼神情湛寂。骨幹英粹。登年受具。究心禪理。從寶雲義通。傳天台學。通曰。法界自有次第。若當奉持。禮曰。何謂法界。通曰。大總法相。圓融無碍。是名法界。禮曰。旣曰無碍。次第安有。居三年。既落

講席咸平初郡大旱與僧思式然指以祈觀音誓曰果  
不雨當焚身三日雨大至撰不二門指要鈔及語難書  
天禧間脩法華懺顯四淨土之道真宗賜號法智大師  
天台智者之學禮為中興云

元照

元照錢塘人自幼出家博究羣宗初居天台徙杭之東  
藏學者爭從之晚振錫姜山愛其深秀遂結茆投老道  
法益高勤於著述有資持記濟緣記行宗記應法記性  
法記報恩記及刪定尼戒本全刪疏等書蘇東坡嘗就

之畫像。薦母未幾坐脫。西湖漁人皆聞天樂聲。祥光五色燭於湖面。良久不隱。

譚禪師

譚禪師不詳姓氏。住諸暨報恩寺。嗣法雲蓋山繼鵬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譚曰。隻履已歸。慈嶺久而今休。更問來端。僧曰。便與麼時如何。譚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杖錫已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利人天。譚曰。鼻孔大頭。向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譚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乃曰。法身無像。應物現形。拈拄杖示衆曰。

世尊身長丈六、這箇拄杖子亦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這箇拄杖子亦長千尺、方圓任器、隱顯從他、大包天地、細入微塵、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得之者、運籌帷幄、把斷要津、失之者、杳杳忽忽、虛生浪死、得失二途、一時放却、敢問諸人、且道山僧拄杖子、畢竟長多少、良久曰、笑指客從來處來、擊香臺一下、

繼忠

繼忠永嘉人、父母乞嗣於天台章安佛祠、後夢僧授以子曰、此絜溪尊者也、寄汝養之、方娠、母即厭葷、八歲落

髮受戒長習經律勞苦得疾不瘥乃精脩觀音三昧恍  
見大士授水灌頂遂瘳四明延慶廣智大師傳天台教  
往就學代師講演雪竇見而歎曰此法器也歸住法明  
寺學徒雲湧法席之盛爲東南冠元豐五年正月八日  
夜集衆告別有登吾道場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之誓  
著扶宗集五十卷趙清獻拈贊之云教明圓通聰衆俛  
嚮以心傳心以真破妄真兮謂何有相非相如水中月  
如鏡中像

元覺



元覺婺州義烏人。姓傅氏。大士翁之裔也。夙脩種智。隨願示生。七歲出家。十歲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着槽。厥去。覺遂作。甄鳴。明日。真法契也。俾爲侍者。二十年。運水搬柴。不憚寒暑。後出世蘊臺。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次居蔣山。丞相王安石。旣避賢路。與覺結廬定林山中。逍遙物外。清談終日。贈覺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當時以爲希有。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覺曰。驢胎馬腹。

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覺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覺曰：屠牛剝羊，日爲甚麼如此。覺曰：業在其中。元祐元年，覺乃遷化。王安石慟哭塔下，讚其真曰：賢師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嘿。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失，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覩汝華，惟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遵式

遵式，寧海人，字知白。母夢吞珠而生。傳天台教於寶雲。然頂誓行四三昧法。時北宗多輕台教，乃伏闕上書請

以止觀入藏。因章獻太后請懺。爲著懺文。行懺多異。人咸稱爲慈雲懺主。逝日。星隕。自云。生於上品。焚餘三指。不壞。賜號正覺禪師。

悟法師

悟法師。錢塘人。出家天竺。精持大悲呪身。出舍利。供像亦如之。因晝夜不廢誦。誓焚身。助王旦遵式。冥求感動。天聽入台。教於藏中。旣如願而焚。薪盡不壞。

祖部

祖部。天台人。年十九。通法華。得度。參慈雲。得其法。與慈

雲命補其法席。化行兩浙。壽七十二。無疾坐脫。賜號明智法師。

源禪師

源禪師。未詳氏族。嗣法石霜。住安吉州廣法院。僧問如何是正法眼。源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源曰。瞋人笑點頭。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卽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源曰。禡事。曰。某甲罪過。源曰。龍頭蛇尾。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日。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爭肩義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光照大千。

擲筆而寂。

守宗

守宗，金華人。少出家，即言擔正法，遊歷諸方，遍參尊宿。所至晝則丐食，夜棲樹下，未嘗掛名床曆。既還廬，於院北環植七松，餘四十年，精脩不息。鄉人敬禮之，咸稱七松大士。元豐六年，跌坐而化，火後妙香滿野，獲舍利皆五色異光。

元淨

元淨字無象，於潛人。生不如葷血，十歲出家，見講堂座。

韓日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十八。從慈雲入法智室。夙夜  
服勤不息。年二十五爲大妙門。賜紫衣號辯才大法師。  
沈文通守杭。迎住天竺。頓增萬礎。學徒四集。無不飽餐  
法味而去。居十七年。遷於潛。羅素懇請。復歸天竺。趙清  
獻并贊曰。師去天竺。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晚  
居龍井。法界觀成。眉間性往。自湧舍利。肩現袈裟。條八  
十一。如住世之數。與東坡居士爲方外交。及卒。蘇頌  
爲撰塔銘。

德章

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  
日仁宗皇帝詔章於延春閣下齋宜普照大師問如何  
是當機一句章曰一言迺出青霄外萬仞峰前險處行  
日作麼生是險處行章便喝日皇帝面前何得如是意  
日也不得放過再宜入化城嚴齋宜守賢問齋筵大啟  
如何報答聖君章曰空中求鳥跡日意旨如何章曰水  
內覓魚蹤章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  
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  
理識心珠无懼日秘藏深密無形覓拈來掌內衆人驚

三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貍指出時。臨機妙用何曾失。  
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皇祐二年乞歸山。  
林養老。御提杭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大師。

本如

本如句章人。初學於法智。有悟。作頌曰。處處逢路頭。頭  
頭是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更思量。法智肯之。講說教  
論從者。如歸慶曆二年。賜號神照。嘗居白蓮寺。有虎睡  
西南隅。以杖擊之。曰。此非汝睡處。虎俛首而去。歿之久。  
所居梁木俱折。體間異香。比瘞發。龕顏貌如生。爪髮俱



長塔之近地。一日生青蓮花。趙清獻并爲作行業記。

### 坦禪師

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器。有省。卽出家。叅瑯琊。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衣受他請。宛守聞景。張請坦繼衣法席。坦方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捺天。出世後爲什麼。杳無消息。坦曰。鷄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坦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衲歸衆。更不禮拜。坦曰。新興教。今日失利。更歸方

丈令人請宗至。坦曰：邇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坦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坦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痴海

痴海龍泉人，崇因寺僧也。性多駸，故名痴海。耳無垂珠，唇不蓋齒。其師語之曰：汝貌陋福薄，宜自勉。痴海感其言，日至東廊觀音堂，焚香百拜，每一拜，以手覆落其唇，并耳。三年不怠，不覺上唇下垂而兩耳及肩。痴海拜不

已一日睡於蒲團，夢所拜觀音，垂手摩其頂曰：賜汝聰明。福相寤覺，心境廓然如脫重病，遂通諸部經典。後著金山水陸儀文，盛行於世。永嘉江心寺碑，其手筆也。

子璿

子璿，嘉興人。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竹，卽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琊道重當世，卽趣其席。僧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答

日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璿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瑯琊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以介也。乃如教再拜。後辭住長水。承稟日願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清徹

清徹仙居人。戒行高潔。嘗截一掌爲衆祈雨。應時大澍。年乃有秋。庵前猛虎馴伏如畜犬。然寂後鄉人漆其真身事之。

智才

智才禪師，台州金氏子，得法天衣，住臨安佛日庵。上堂曰：無今無古，不改絲毫，離少離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若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僧問：如何是道？才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才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才鳴指一下。

處謙

處謙，永嘉人，姓潘氏，字終備，住白蓮院，戒律精嚴，囚衆傾服，更爲王安石所知。適州旱，請謙禱雨於潭，謙至潭。

所振錫三下。大聲語龍曰。昔智者誨汝。旱則施雨。今偶  
忘之。即言訖。雨大注。州民敬事之。號曰。神悟大師。

### 子鴻

子鴻丹丘人。姓吳氏。嗣天衣法席。住台之瑞巖。學徒雲  
聚。僧問如何是道。鴻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  
指南。鴻曰。語墮也。曰。乞師指示。鴻呵呵大笑。上堂。一不  
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海洋裏泛鐵船。須彌頂  
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閉却拄杖。千古萬古獨  
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喝一喝。下座。

智遷

智遷杭州高氏子。得法懷禪師。住廬山棲賢寺。唱天衣之旨。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遷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遷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則長威。瘁。遷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喞。遷曰。其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露器。晒晒。覘覘。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把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

梵言

梵言不知何許人。天衣之法子也。一席推爲首座。後住越州淨衆寺。法音大振。上堂云。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獅子吼。國師怎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以故。說有說無。豈是野干鳴。諸人。異議。獅子吼麼。咄。

善教

善教杭州人。得法懷禪師於臨安北山顯明說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教曰。九年空面壁。慘澹又西歸。曰。



爲甚麼如此。攷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攷曰：燈籠掛露柱，曰：甚麼人得聞。攷曰：牆壁有耳。

了然

了然，臨海人，姓薛氏，初母胡無子，禱於石觀音像，夢一老僧，手持蓮花，語曰：食是當飯，然非汝子也。生而超異，住白蓮寺，寺後有龍湫，路峽隘，不便行者，然呪之，使遷一夕，大風雨，遂徙寬地，寧海建法會，請主法席，寐中見有持牒來者，曰：兜率天請師說法，又夢一龍，化爲神告曰：師七月當歸，旣寤，并日說法，且誠且別，至期泊然安

坐而逝。覺智湧法師。

真淨

真淨不知其所自止。杭州淨住院。初參達觀禪師。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曉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見經。淨曰。爲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淨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舒手。淨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淨端

淨端吳興人。姓丘氏。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以彩角像其皮。時時著之。因號端師子。住西余山。嗣翠峰月禪師。每雪朝。著彩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卽以散。飢寒者能誦法華經。湖人爭延之。必得錢五百。乃開帙目誦數句。卽持錢地坐。檢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號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尹呂公肉食。翁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違對。搥

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端見，搯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趨之而去。」章丞相于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趨番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宣至此，以手拂榆曰：『止。』乃坐，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眾悶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甘露，曰：『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裡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裏師子。』

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籠統不愛人  
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闕圓照粹美不  
悟其机也。嘗客無錫欲歸湖。旦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船  
乎。篙師曰。我行常潤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  
郵秦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  
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  
游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奇怪。逸人也。病牙久不愈。  
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索筆大書曰。  
端師子。大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

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五更迷  
化闕世七十有二東吳祠之以爲散聖

惟正

惟正錢塘黃氏子住餘杭功臣山年十八爲大僧游方  
問道三十年乃罷出入嘗跨一黃犢將侍郎堂出守杭  
州與正爲方外友每來謁必軍持掛角上人爭覲之正  
自若也至郡庭下犢談笑終日而去嘗作山中偈曰橋  
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冬不  
擁爐以荻花作毯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盤

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有問者。曰。師以禪名。而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正風調高老益清癯。嘗自贊其像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

### 維琳

維琳。湖州人。嗣法育王。建禪師。初住大明。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琳曰。不在然燈前。亦非釋迦後。云莫

便是育王兒孫也。無琳曰：神岳峰高，尾間水急，問如何。是大明家風。琳曰：神鸞頂上，軒眉坐黃鶴，岫中昂足行。云未審意旨如何。琳曰：會即便會，覓甚意旨。僧珍重便去。琳曰：聽取一偈：搯拙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知，蒼猿山西叫明月。後住杭州徑山，號無畏禪師。

善本

善本開封人。幼時母病，割股肉以進，疾愈出家。得華嚴經，開卷恍然心契，始知夙因之有在也。蓋旦夜精進，



不親席者二十餘年。遂博通諸經要旨。得無碍辯才。肆口所說。皆爲密諦。晚住杭之淨慈。繼住東京法雲寺。蘇子瞻作詩贈行。大觀二年終。葬大慈山崇德院塔。號定光。

資禪師

資禪師不知何許人。爲育王璉公法嗣。住臨平勝因。僧問。知師父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資曰。方圓無內外。醜拙任君嫌。云。心月孤圓。光含萬象。資曰。莫將黃葉作真金。問。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尚從何而得。資曰。覷漢。

乃曰若論此事如日月麗天八方普照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當人障隔若論祖師正令擬議于差直須打透金鎖玄關一任縱橫妙用後不知所終

則全

則全字叔平姓施氏慈谿人落髮於保國寺南湖競推十六大弟子則全爲之首旁通諸史尤工著述性直氣剛敢言人過識者每言直心是道場若叔平真出家兒也任三學三十年郡守郎簡尤禮重之嘗語人曰叔平才氣凜凜然若衣儒衣冠儒冠者使箬筆荷橐立柱下

以職諫諍豈遂不若漢汲黯唐魏徵哉慶曆五年夏別  
衆坐亡世號三學禪師

崇福

崇福縉雲人年二十一祝髮於聖壽寺不啖酒肉貌偉  
氣克景祐二年大旱邑令同詣虬溪百丈潭請水忽有  
龍見爪福一履以去歲再旱福復至潭所忽湧出舊履  
甘雨隨至鄉人敬信之以爲慈氏下生也後入涅槃塑  
像祀之遇旱禱之立應

正彥

戒齋附

正彥不詳姓氏住温州彌陀庵人稱為庵主嘗謁雪竇  
良禪師良問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彥曰有無且  
置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良云却被葫蘆倒縛藤  
彥曰道什麼良擬對彥拂袖便出曰見面不如聞名良  
呵呵大笑至晚入室良不允彥乃有頌曰金刀剃落青  
絲髮求佛求法亦求真黃梅分付盧行者師今授手與  
何人後得法育王連禪師與臨安佛日戒弼和尚同稱  
法寶僧問弼如何是毘盧印弼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  
會弼曰步步成蹤時稱踏雪禪

僧印

僧印者承天簡禪師之法嗣也。住溫州瑞安。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印曰。頭大耳小。如何是法身用。印曰。南原耕罷者。牽犢負樵歸。云。恁麼則三身不分也。印曰。大蟲看水磨。乃曰。將心問佛。如天遠。以佛求心。道轉賒。若遇雲門。行正令。須教捧下。識龍蛇。良久曰。具眼者看取。印於熙寧十年九月十三日。沐浴更衣。留偈曰。倚空靈劔冷。光浮佛祖魔。軍一刃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鎖牛驚散曲。江頭言訖。趺坐而逝。

良俊 濟叟附

良俊蘭谿人。出家聖壽寺。消齋持律。母老。兄貧。乃闢一室於寺側。迎母供養。於中朝夕躬致庖爨。十五年。母以瘵。衣鉢津送人。稱其孝。年七十二。一旦無疾。更衣而化。時有潛叟者。名自天。居聖壽。亦有孝行。嘗卜地於橫山黃塢。以葬其親。仍構祠曰報德。君子曰。出家兒。不知有親久矣。至勸人小作功德。便唱言超生七世父母。而垂自在堂。反不知供養。豈他人之過去者。可以虛借自己之。現在者。難於實證耶。此二僧既出世間。而仍以世法。

報親不滅人倫。不肯祖意。出家事親者。宜以是爲法。

### 慧才

慧才永嘉之樂清人。入法智室。持大悲咒。恒百八遍。夢觀音解袈裟衣之。常授菩薩戒於雪峰。方羯磨觀音像。騰寶焰映奪日。燈壽八十六。更衣就坐。書偈泊然而化。有證戒光記。襄陽米蒲書。

### 法英

法英明州郵人。姓張氏。得法九峰韶禪師。初住襄陽白馬上堂。示衆曰。至道無在。豈無在也。至言無窮。豈有窮。

也。得之則皎若目前，失之則毫厘有隔。是故雖一大藏教，不爲多言一默。毘耶豈曰無語，須知佛祖人天，殊非本有好看長短，亦非本無直下薦得。猶在迷途，這箇是須遇明眼人，證據始得。次居大梅，嘗有偈曰：春山笋蕨正蒙茸，好把黃梁徹曉春。莫謂西來無此意，祖師渾在鉢盂中。

義敬

義敬，義烏人，持戒甚堅，精通教典，創建興化院，爲淨脩之所，影不踰闕者五十年。康定元年，壽九十餘，無疾端。



坐而化。旣葬累月，徧見夢於其徒曰：吾身當山，乃開龕就視，腹肉如生，遂復迎入院，開維得五色舍利，有黃雲覆其上者。三日，因名其山曰雲黃。

### 義海

義海，雪川胡氏子。造雲居法席，居問甚麼物，恁麼來，海於言下大悟，遂呈偈曰：雲居甚麼物，問着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理沒。出世住報本，僧問釋迦，掩室於磨竭，淨名柱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衆，海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机，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海曰：這裡

無安排你處後不知所終

體柔

體柔不詳姓氏。嗣法棲賢。禪師住安吉州之西。余聞  
筵說法。四眾雲集。上堂示眾曰。一人把火自燼其身。一  
人抱水橫屍於路。進前則觸。退後即噎。氣填胸  
直待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  
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齊玉

齊玉。香川人。尚書莫公支子。法號慧覺。早親釋典。日記

數千言宣和六年遷居上天竺嘗終夜經行不息端坐  
合掌而化。墓於山西。塔曰慧寂。

惟鎮

惟鎮錢塘人。得法於棲賢遠禪師。後住杭州南山之法  
雨。說法無礙。當時稱為辯才。僧問如何是法雨境。鎮曰。  
竹寺門相並。湖山路接連。云如何是境中人。鎮曰。芳草  
和花種。脩篁帶雨移。遂顧視大眾曰。還知麼。南山嶺頭  
白雲冉冉。西湖峴上綠草依依。一時驗取。不用針錐。喝  
一喝下座。

守一

守一江陰人。姓沈氏。幼慕空門。圓照居瑞光時。遂投出家。更不他游。晨夕。秦叩頓悟宗旨。後於秀州本覺出世。說法僧問難。羣師子踞地全感。不露爪牙。願聞哮吼。一云。大家着力。僧云。當年盧老曾饒舌。一日親聞第一机。一曰。脚跟下事作麼生。云。寶杖撥開千聖眼。當場辦取火中蓮。一曰。果然作家。乃曰。此一法印。非有所傳。曠劫佩持。不從人得。包六虛而無外。渾十世以同時。全提則佛祖同沉。放下則聖凡交起。昭昭日用。森羅頓現。於電。

光蕩蕩目前彼此無分於實際雖廓然泯迹流通於  
量義門間爾無依迫超於一切智地非文字相雖見聞  
緣諸乘由是莫能詮列祖於斯提不起此日人天既集  
不可徒然畧於建化門中普示諸人各請端心正視乃  
顧左右曰還見麼若恁麼承當得便乃機衝在握全歸  
闢外之權刹海澄波共助寰中之化又日本分相見不  
在如何撩起便行猶爲鈍漢若也分賓分主俱爲念話  
杜家更乃說妙談玄不當宗門苗裔山僧恁麼道已是  
雪上加霜汝等諸人更擬覓箇什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晉良

晉良饒州吳氏子。嗣法於圓照宗本禪師。住衢州靈隱寺。趙清獻拈請開法於越之福果衢之超化海會靈曜四刹。法音大振。僧問三變禪林。四面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什麼。良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關捩子。而今。誰得五湖傳。良曰。那箇是山僧關捩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良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蓮闔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此。因風發土。

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葛拈拄杖擊香臺曰叅堂去

可齊

可齊台州人姓應氏少依國清道才出家圓具初游講肆晚造圓照禪師法席薦機言下推爲首座衆請住安樂山次遷天童兩振法音流於四部僧問寶花王座今日師登祖意西來如何垂示齊曰華開巖畔千枝秀云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齊曰水滸簷前一椽清問如何是道齊曰踏不着曰踏着後如何齊曰七穿八穴乃曰

一問一答一撥一掠千眼頓開澄涼皎月隨机施設縱  
奪臨時縱之則句句攢花簇錦處處釋迦道場奪之則  
一法不留千聖絕跡雖然如是須知有向上一竅還會  
麼良久曰莫謂春殘花落盡峰前昨夜一枝開

守卓

守卓不知何許人嗣法圓照禪師住靈寶法藏上堂示  
衆曰好大衆籠種上尊王佛爲諸人現銀色世界瓊林  
玉宇剎剎交光寶殿銀城輝輝相映又色卽是空空卽  
是色色空空色休擬議空色色空成智慧耳聞眼見遍



河沙盡是如來真實地。不得已向諸人道。生是苦。受是業。滅可證。道可脩。以四諦十二因緣。知苦斷集。證滅脩道。復曰。有生可知。有業可斷。有滅可證。有道可脩。皆謗佛。謗佛盡同魔。說正當恁麼時。且道作麼生會。雪竇不免與諸人說。破千峰積寒雪。萬徑人踪絕。壞衲擁枯槎。是說如何。謾喝一喝。便下座。

常利

常利得法。圓照禪師出世。湖州報本大弘法席。僧問。如何得作佛去。利曰。煩惱裏薦取。如何得離煩惱。利曰。對

一面菩提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利曰。照磨後如何。利曰。黑。既是磨後爲什麼黑。利曰。爲汝要磨。問如何是無爲。利曰。有作如何。是有作。利曰。無爲。僧擬議。利曰。漆桶這裡不是無爲。乃曰。今日月望打箇糊餅供養大衆。拈拄杖作圓相曰。還識此餅麼。不但供養一人。千萬億人。祇是一箇細嚼飽食。不得喫破。然雖如是。切忌麤生叅。

法書

法書杭州徐氏子出家。圓具聽習。經論過目不忘。人稱夙解。後造瑞光。投机開悟。先住天鉢。次徙香山。後被旨。

住東京慧林僧問山巖水壑。盡是舊日家風。拄杖淨瓶。  
拈起新來活計。古殿重開。願聞舉要。晝曰。擊大法鼓。演  
大法義。僧云。恁麼則彌勒門開心。頓曉德雲峰峻。道何  
藏。晝曰。你向甚處見。彌勒僧云。雲散長天星斗現。月明  
沙界物難藏。晝曰。休要費力。乃顧大眾曰。皇都禪刹。慧  
休道場。今日暫借山僧陞陟。實愧非才。於明眼人前。提  
綱佛祖。銜耀見知。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一點  
也用不着。蓋爲各各威光動地。人人不欠絲毫。然雖如  
是。更有向上一路。三世諸佛不能宣。六代祖師拈不起。

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怪。還爲得麼。良久曰。曹溪路坦平。莫強生荆棘。便下座。

慧元

慧元潮州倪氏子。年十九。受具游方。至京師。寓止華嚴。有圓明禪師者。見而異之。云。上人齒少。從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從南海來。無他求。惟求佛法耳。圓明笑曰。王城學利捷徑。酒色樊籠。橫目爭奪。日有萬端。寧有佛法乎。佛法盡在南方也。元乃自京洛游襄漢。徧歷名山。遂至黃龍。時南新自積翠來。龍象四集。元每坐下板。觀

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湖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一日頓悟。盡釋所疑。遂入吳開法於吳江壽聖寺。又住崑山慧嚴院。說法十年。道俗尊信。嘗自持鉢入湖。湖人云。師到處爲家。緣何獨愛姑蘓。因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持杖筮。譁以入湖。云何爲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否則有死而已。元怡然不愠。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彌月。蘇人食盡乃去。竟爲湖人所有。遂住報本禪院。一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青山外。萬里秋空片

月新言訖而化。遺言葬峴山之陽。弟子元正問何獨念峴山乎。元曰。它日可建寺也。後三十年。楚國公王黼。追慕道風。爲請於朝。賜蓋證悟禪師塔。曰。定應勅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奉香火。一如元之所記云。

戒禪師

戒禪師不知何許人。自慧林得旨。後住杭州西湖一刹。住揚州石塔。忽退席渡江。時蘇東坡知揚州。重請住持。有爲東坡而少留之語。晁無咎學士爲宣之。戒於此。名重一時。東坡又爲作戒衣銘云。石塔得三昧。初從戒。

定人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納諸法念念逝此衣非昔衣此法無生滅衣亦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戒爲東坡所知是必有可知者或云東坡守杭日戒常卓錫湖上然莫詳其住處也

### 正覺

正覺隰州李氏子母夢異僧解環繫其右臂乃孕自是齋戒及誕右臂肉隱起若環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叅佛陀遜禪師嘗指覺謂其父曰此子道韻非

常倚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  
十八遊方與祖訣曰若不發明大事者誓不歸矣至汝  
州香山成枯木一見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  
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卽陳香山香山未肯曰別  
見人始得卽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覺曰  
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覺  
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覺言下釋然遂作禮尋  
過圓通時真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屨  
穿弊咸輕之真歇命侍者易以新履覺却曰吾爲履壞



耶衆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後出住泗州普照次  
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曉居天童衲徒雲奏上堂今  
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老僧不解說禪與諸人講箇  
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祇  
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水相曰祇  
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趨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  
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  
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  
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僧問如何是向去

底人覺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覺曰蒲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屢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覺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鷄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紹興丁丑十月沐浴更衣端坐顧侍僧索筆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拂筆而逝

淨源

淨源字伯長姓楊氏杭州人生而敏慧依東京報慈寺

海達大師得度。奮志參尋。盡得華嚴奧旨。聲譽籍甚。左丞蒲公守杭。以慧國院易禪。爲教命源。居之所至。編素景慕。高麗國王子爲僧。曰統義天。航海而來。問法。元祐三年。示寂。瘞院之西北。世壽七十有八。

景深

景深台州人。姓王氏。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剃染。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意不自適。遂詣寶峰。求入室。峰曰。宜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

還放方有自由。分深開頓悟。厥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  
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闢  
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門來。去無痕。如何提唱。  
直得古路苔封。羶羊絕跡。蒼梧月鎖。丹鳳不栖。所以道。  
藏身之處。沒蹤跡。沒跡蹤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  
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觸  
處玄。紹興壬申二月示病。乃曰。世緣盡矣。復爲衆小。參  
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餓。千足萬足。踏  
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歛目而逝。

智勇

智明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  
題其像云。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  
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子。焦山枯木  
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朋遂請  
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  
作境會。朋卽契悟。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  
朋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朋曰。啜紹興  
初。出住華蘂。葵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

帝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  
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月之瑞巖建康。  
再以清涼椀之。明守亦勉其行。朋不從。作偈送使者曰。  
相煩專使入烟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  
難教枯木再開花。未幾示寂。

道平

道平處州人。法嗣大滄詰禪師。住東京智海寺上堂。舉  
盤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  
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賊叫屈。智海門下。人人

慷慨生擒猛兇活捉猱龍眼裏着猗須彌山耳裏着得  
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  
斯卓拄杖下座

普能

普能杭州人姓呂氏嗣洪慶善晨禪師繼爲說法四衆  
雲集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  
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  
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繆道者

李寧

卷之六

學四

此語

繆道者，西安人，居口山，多猛獸阻險，往來者懸崖攀木，累足以行，春夏山水暴漲，則又病涉，道者來住甘泉寺，鑿山開道，遇虎狼則手撫之，去熙寧間坐逝，出三昧火，自焚其身，人號金川聖者。

法如

法如，衢州人，姓徐氏，初叅雲蓋守智禪師，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尋常提唱，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爲如十同。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閒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



堂知見有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眞淨  
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見孫如  
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如庵主

如庵主不知何許人住天台山久依法眞因看雲門東  
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爲侶郡守聞其  
風遣使逼令住持如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  
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得一生閒又聞遂焚其  
廬竟不知所止

如哲

如哲未詳族里。初住越州。天衣退席後。住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詰問者。哲荅以偈云。瑞巖長喚主人。公實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歡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日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筓。與乃書八字示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因叙平昔茶間。勉衆進脩。已忽。豎起一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處。衆無對。哲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送入與端坐而逝。

淨梵

淨梵嘉興人。姓苴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懷娠。生十歲。依勝果寺。祝髮。嗣湛謙二法師。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二十七僧。脩法華懺。感普賢授羯摩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洪鐘。時長洲令王度。目擊其事。題石爲記。化後。荼毘。有舍利五色。

惟尚

惟尚不知何許人。初忝覺印。問曰。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卽以前語詰之。尚不能對。至

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迷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觀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騰騰守空池。舉未絕。印陞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尚掀倒禪床。印遂喝。尚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臨安廣福院。室中間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法寧

法寧。姓杜氏。衡州人。得法於寶寧。英禪師。住明州雪竇。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

毛以佛爲極明眼衲僧。以拄杖子爲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倘或未然。不如悶倚禪林。擘留與兒孫指路頭。

寶月

寶月越州人。姓鄭氏。金山慧禪師法嗣。住常州報恩。號曰覺然。上堂示衆曰。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雖然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楚明

楚明百粵張氏子得法善本禪師住淨慈寺隨機說法當時以爲東南佛眼上堂云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床下座

思慧

思慧錢塘人姓俞氏嗣法洪雲住福州雪峰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飯趙州茶黃鶻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

落梅花慚愧太原乎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  
一喝下座

果昌

果昌安吉人。姓時氏。從善本禪師得法。後住婺州寶林。  
提唱法雲之旨。嘗與提刑楊次公同遊山次。楊拈起大  
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咬不破。昌曰。祇爲太硬。楊  
曰。猶涉繁詞。昌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昌曰。也是。  
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昌  
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卽一。二卽二。鍊著直先無。

香氣薰枯柱杖卓一下曰試得山僧柳栗條莫向南山尋鼈鼻

慧辯

慧辯字訥翁華亭傅氏子出家普照得法於明智智命代講尋徙天竺從猊座聽法者日常千指時翰林沈時卿守杭以嚴猛爲治僧徒見者皆懼惟辯獨從容如平日沈異之裨蒞僧職蘇東坡作倅高其行與爲方外交辯容止端靜不蓄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辯脫衣與之使從支徑遁去後隱草堂將示寂遺命須東坡至方闔龕



四日而東坡至見其端坐如生頂尚溫遂作三絕以哭之時熙寧六年也

有規

有規婺州人姓姜氏得法法雲於安吉州道場山卓庵以居學者雲赴上堂拈拄杖曰還是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机似一溺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規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

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規曰。願打失布袋。

惟湛

惟湛義烏人。姓宋氏。父母逢異僧。曰。汝生子六人。第五者宜令出家。後入道。雙林草庵。思得度。首謁神照。復往依。廣智。嘗白智曰。師所授者。我無疑焉。若圓頓絕待之旨。當須自得。後敷講於雲間。超乘大揚化道。天台一宗。振於三吳。自湛始。熙寧六年三月。跌坐而逝。火浴之頃。舍利粲然。

從諫

從諫松陽人。幼見佛經，卽能自誦。出家，卽謁天竺辯才性根，鋒利。往往薦機。言下，辯才歎曰：吾道由子而弘。努力努力。由是聲播講席。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諫發緘觀黑白二圓相。乃荅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今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大觀二年，沐浴更衣，升座說法。書偈而逝。賜號慈辯大師。

妙源

妙源字晉之。慈谿人。清苦峭厲。貌寢薄。無威儀。嘗衣蘆  
花衣服。鐵襪口。誦佛數不輟。每跣足乞食於道。未入口  
過饑者。輒分餒之。以爲常。得法於愚公。愚晚歲開講。極  
山學者雲集。每令源代其酬答。往往機鋒電掣。卒不可  
縛。及風止水靜。意泊如也。主定水問學。滿戶外。將示  
寂。勅弟子勿火。勿塋。委身尸陀。以飼烏鳥。

梵鄉

梵鄉姓錢氏。嘉興人。得旨東林總禪師。住紹興之象田。  
大弘法席。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梵

橫按拄杖僧便喝。梵擲下拄杖僧無語。梵曰：這死蝦蟇。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同超宗亦難承紹。豎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沉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床下座。

澄月

澄月不詳氏族。婺州智知山嗣如禪師之法嗣也。得法

後住於承天僧問如何是道月日殘陽戀幽草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月日今年柴米貴臨示寂有頌曰去也何  
之住兮何所去住何從超然絕侶臨岐一句向誰舉銀  
潢夜白孤蟾吐言畢跌坐而逝

照伯

照伯不知何許人居崇教寺塔下夏坐則向日冬卧則  
擁雪或引紙縱筆濃淡橫斜初若狂言終無不驗宣和  
己亥正旦忽持巨軸與一往還土人緘縻甚密已乃行  
哭於市其中所言自方寇猖獗次及遼亾迄於中興時

日不易一日忽辭寺僧去或問何往曰不天台不五臺  
不東去不西來沿道誦詠數日跌坐塔下視之死矣衆  
欲昇入寺忽躍起狂走從寺後登山緣高如猿猱衆隱  
卽之望木杪騰踊者數十忽不知所之

法濟

法濟臨海人師黃岩浩先罕卧食冬夏不爐不扇建炎  
寇亂與其徒各燼一指以保城邑每誦法華至藥王品  
輒太息曰身如垂疣附贅虛生浪死何益遂采薪自焚  
是夕星月皓然忽天雨白花大如朔雪清旦拾遺骨得

舍利五色者數升。

日益

日益不知何許人。嗣法保寧仁勇禪師住安吉州上方寺。開筵說法。提唱爲玄素所宗。一日上堂。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跟下正好一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弄也。免得拈花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鑄就錯。相篋打篋。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焰。向曲录木上唱。二作三。於柳栗枝頭。指南爲北。直得



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牆有覓佛覓祖底  
漢庭前指柏便喚作祖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  
自己殊不知此一大事本自圓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  
不假脩證豈在思維雖鶩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  
荐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  
眼賸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  
履正當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  
分大衆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割

淨曇

淨曇嘉禾人。嗣法寶寧禪師。晚住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然來此寄閒身。莫須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舜朝貴歸付院事。四眾擁跏。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擲今朝死去見閻王。劒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嗔。一任諸人鑽龜打瓦。收足而化。

法達

法達不詳氏族。爲南嶽嚴慈感禪師法嗣。任明州阿育王寺。一日上堂曰。居山日少。出山多。惹得閒名。惹得

何爭似白雲深處坐野猿幽鳥任高歌大衆拈花示衆  
空目點眉微咲破顏落第二月少林面壁傍若無人半  
夜渡江貪程太速更乃說佛說祖頭上安頭演妙談玄  
泥中洗土攢花簇錦口是禍門寂爾無言守村行鬼總  
不如無孔鐵錐行道之人如何卽是還會麼白雲雖是  
無心物到頭還是戀青山

立禪師

立禪師麗水人住法海寺法鼓之音振於四部時道君  
皇帝幸林靈素改寺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立上堂云都

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  
尚且不有身外何足道哉今聖君垂旨改佛殿爲神霄  
釋迦老子頭上添箇冠兒有何不可老僧不免橫擔拄  
杖高挂鉢囊向無根樹下嘯月吟風於無縫塔中安身  
立命去也一任乘雲仙客跨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叩  
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堪之恩以助無爲  
之化惟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哥且道山僧轉身一句還  
作麼生遂擲杖端坐而化

懷志婺州人。姓吳氏。年十四。師智慧院寶偁。二十二試  
所習落髮肄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  
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  
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邪。志  
無對。卽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  
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志趣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  
山好。志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  
勝耳。因識其意。自是諸方力請出世。志却之。居二十年。  
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痴憨。

踪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奉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  
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志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  
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拔毫文彩。露崇寧二年六月  
晦。問侍僧曰。早暮日已夕矣。遂嘆曰。夢境相逢我睡已。  
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  
茶毘收骨塔於乳峰之下。

印首座

印首座不知何許人。自參真淨徹證宗猷。歸遁婺州之  
雙溪。一日偶書曰。朽脚錯見湯自煨。飯餘長自坐堆墀。

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花去不回。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裹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德週

德週信州人，俗姓璩氏。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黃龍。許之。自是名流江浙。後於溫州光孝寺開筵說法。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祇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

法空

法空江西人。遺其姓氏。爲人強項。久侍死心得旨。後欲辭去。死心記云。汝福薄。宜以道自養。空遂辭行。清草堂以偈送之云。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真空萬境閒。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出世杭州南蕩。不踰月而院被火。了無孑遺。空歎曰。吾違先師之言。故有今日之難。有富人欲獨迎齋。而捨三門。空曰。公欲施財遊福。非長老受賜。若教我背衆而食。所不願也。空既沮沒於土木。道遂不行。草堂嘗遺僧賚衣一襲。訪之。衲子聞。



多往依之而空亦老矣後示寂於本山

性空

性空漢州人先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緒  
巷青龍之野吹鐵笛自娛興至多爲詩詠得之者必珍  
藏以爲拱壁不啻也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得妄色塵  
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警  
衆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  
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  
戮民多逃亡空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心詭伏者

問其來。空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空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空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荅。空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

呈無碍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達人  
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  
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餐。遂舉。筭。飲  
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  
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  
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空之力也。道  
俗聞之。愈敬。有僧觀空見佛不拜。乃逆問曰。既見佛。爲  
甚麼不拜。空掌之曰。會麼。云不會。空又掌曰。家無二主。  
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脩書寄雪竇。實持禪師曰。

吾將水奠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拙哉  
老性空剛要餒魚鱸去不索性去愁骨向人說空問偈  
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空爲說法要仍  
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墳撒手  
便行不妨快暢諱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  
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履潮而下衆皆隨至海  
濱望欲斷目空取塞肩水而回衆觀水無所入復乘流  
前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真風機  
奇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國

見以箇櫛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跏  
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閣維設利大如菽者無  
算二霍徘徊空中火盡始去

道琛

道琛永嘉人姓彭氏出家樂清政洪院傳天台教觀忽  
一夕悟旨不假筌蹄而言辯如流紹興間住賢福寺每  
堂厨不給則以法衣質於庫至夜衣卽現光質家以爲  
異屢歸之江心真歇天童覺老皆尊師之後住四明延  
慶士俗傾嚮皆謂活佛出世云

空空外

卷之六

七

光緒堂

道隆

道隆桐廬人。姓董氏。於嚴州鍾山得度。杖錫遊方。所至者。神皆爲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心延爲首座。無以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齋數簍。自適。人無知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隆便掌。

普崇

普崇慶元人。嗣法草堂清禪師。開講育王上堂。示衆舉

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是風旛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雲實和尚道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雲實相見崇曰非風非旛無處着是旛是風無着處遼天俊鶴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法一

法一姓李氏襄陽郡王道勉之玄孫也世居祥符毋夢梵僧托舍而生年十七成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

就將棄家從釋。祖弗許。母曰：「微之昔夢當是宿老沙門。」遂從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愿十年。了無契入。乃謁圓悟於蔣山。悟曰：「此法器也。署爲首座。尋謁草堂於疎山。薦於言下。紹興初。請居延福。退席歸天台。萬年觀。」

清了

清了西蜀左綿人。姓雍氏。稚齒出家。登年受具。初見慶雲淳禪師。悟旨。後謁長蘆照禪師。一見。審之。命歸侍。踰年。分坐。未幾。照稱疾。退闕。命了繼席。學者好歸。拈香。



時照付衣擬拈出及見而爲丹霞令侍者扯去了預備  
布伽黎於袖遂搭以示衆據拄杖云看看三千大千世  
界一切搖動雲門大師卽得雪峰門下卽不然卓拄杖  
一下云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黃梅  
雨秋苗爭得青紹興間李守光命主龍翔藉緣力合二  
刹爲一今爲江心寺祖師

法清

法清嚴陵人稚齒出家卽以弘法爲己任嘗於池之天  
寧以伽黎覆頂而坐曾侍郎開問曰上座生身何處曰

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清檨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  
到嚴州否曾罔措清曰待官人到嚴州却向官人道後  
於慧日雅禪師座下得旨遂住隆興九僊上堂曰萬柳  
千花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着  
微言徧九垓笑咍咍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  
地

佛心

佛心姓朱氏壽昌人耕山誦佛遇亢陽常有黃雲覆其  
頂諾人以雨輒驗一日至葉樞密家求山水衣樞密曰

無有心曰在某篋笥中良久又曰吾帶一小畜至恐驚  
人當出收之家人覘其後見一虎繫於府前柏樹上掘  
密見其靈異遂舉衣與之紹興二十九年二月八日忽  
書偈云六十一年住世間隨流來往度塵寰今日已歸  
霄漢去碧雲空外有青山趺坐而化自焚其身至今野  
燒至此卽滅春草不生以存靈跡

象禪師

象禪師越州山陰人得法淨慈明公遂嗣講席上堂古  
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

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游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卽今莫有向拄杖未有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